

周汝昌：书法尤能体现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

——忆2008年的一次拜谒



2008年11月29日，本文作者书承金拜访周汝昌先生时的合影

一提到周汝昌先生大名，想必许多人脑海中都会不自觉地就想到了他的“红学家”身份，似乎周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死啃”《红楼梦》。其实，周先生在红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其广博精深的学识修养。而周先生虽以红学名世，却又不囿于一学之专，于诗词、书法等中国古典文化诸多领域广泛涉猎，以孜孜不倦之毕生努力在诸多领域有卓著的成就。尤其于书法一道，周老曾自认为在“书学”上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周伦玲：《〈兰亭秋夜录〉编后记》)。2008年11月29日，笔者有幸来到北京城东红庙周先生府上，拜谒并聆听周先生谈论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深感受益良多。而今重听当年录音，尤觉周老的真知灼见于今仍有颇多可资启发之处，遂结合笔者所闻所感整理成文。

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将实用技能升华为艺术

“什么叫书法？这个事儿不好说。”周老开门见山便抛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然后以一番自问自答的阐述娓娓道来……

为了解答“何为书法”这个根本问

题，燕京大学西语系出身的周老，首先以西方文字的书写为参照，分析了其与中国书法之异同：“拿洋文字来作比方，有一个词叫‘penmanship’，那个‘pen’就是洋人的笔，他们所谓‘写得好’，这个‘好’主要是指工整、清楚、易认。还有一个词比这个要高一级，‘calligraphy’，偏向于指书写的学问、道理，这个比较能够和咱们中国书法接近，但仍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周老认为，西方人往往只是把书写文字当作一种语言、符号记录的方式，在符号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洋文字母虽然有各种图案，比如有些字母有打圈儿、打弯儿，看着很美。但那是美术字、图案字，跟我们中国书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实用的技能艺术化。”周老认为，书法尤其能体现传统文化的这种“中国特色”。钢笔、圆珠笔笔尖是硬物制造的，以实用意义而言，这类硬笔在记数、记事、记人等方面确实很便捷。但是中国的毛笔除了实用性之外，由于在书写过程中有着起伏、转折、虚实、收放等各种丰富的变化，于是便由实用升华到兼有艺术性。“为了把艺术性玩得更高、更好、更美，必须要专题研究它的道理，让它更加美好、让它完足起来，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境界才更高。”——周老认为，这正是中国书法不同于西方文字书写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也可见，毛笔软毫的丰富表现力，是汉字书写能升华为“书法”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周老将毛笔称为中华“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为什么给毛笔赋予如此重要之地位？在周老看来，西方文化是重于科学技术的，所以，基于西方文化视角被提出来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就体现了这种重于科学技术的“偏颇”。中华传统文化是富于艺术精神的，而毛笔与书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毛笔的发明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级智慧，真是了不起。没有这个东西，中华文化的现状达不到这

样的高度。”周老说。

如何领悟书法：在“涵泳”中升华人格修养

周先生认为，既然书法是从实用中升华而来的艺术，那么想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自然需要下一番临池的功夫。他深有体会地说：“学书法，如果你不经常下功夫、不做日课是不行的。日课就是每天的临池功课，别的什么安排都不能把这个日课给挤没了。文徵明八十多岁了还坚持日课，他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什么书法家而这么做，而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精神生活，坚持这样的日课才能写出好的字来。”

说到日课的坚持，周老十分谦虚：“像我这样，已经几个月不摸毛笔了，这样怎么能写出好字来？这不是谦虚，这是实实在在的话。”不过周老坦言，自己曾经在楷书和行书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尤其重要的是下了功夫临摹王右军(羲之)法书，“虽然也没有临得很全面，王右军的那些草书我不敢临写，因为我认为从草书入手不是个好办法，但是右军的行书我可真下了功夫。说出来不怕你们见笑，一个《集王圣教序》，一个《兰亭序》，的确下了一些功夫。”

笔者注意到，周先生有一部专著《兰亭秋夜录》，是他早年关于《兰亭序》帖本研究文章的集结，显示了周老在书法研究尤其王羲之书法研究方面所下的深功。其中还收录了周老在1965年至1975年间背临的几通《兰亭序》，十分精彩，而且每一通都体现了不同时期略有不同的体悟。“背临”是在不看原帖的情况下，凭借记忆把原帖的笔法、精神尽量还原于自己的笔下，难度要远远高于一边看字帖一边临摹的“对临”。如果不是下过一番临池苦功，是很难做到“背临”而能如此形神兼备的。此外，《兰亭秋夜录》手稿小行书的瘦劲洒脱，则显示了周先生善于吸收右军书法而化为自家风貌。

书法艺术的真谛不仅仅在于字形的临摹、笔法的练习，更在于习字过程中体悟碑帖中的中华文化之“精、气、

神”，在文化之“涵泳”中不断升华、丰富自己的精神和人格，最终让笔下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自己的性情、品格、修养。周老举例说：“旧社会长辈看晚辈，一看这小伙子，字写得好，就说这孩子行。这科学吗？西方人也许会说你们中国人鉴定人就用这么一个方法，太不科学了。我要说：这太科学了！一个人的内秀、气质都表现在他的字里了，完全挡不住行家的眼光！”

“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下一代的青少年学子，让他们逐步地了解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了解书法这门艺术。”周先生认为，书法教育要从青少年开始抓起。当然，让小学、中学、大学生学习书法，不是要让每个人去做书法家，而是通过学习书法而变化气质、提高修养。“把字写美起来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品格、气致、内心精神的高度都升起来，这个人就‘高’了，他就不是一个庸俗卑鄙、每天追名逐利，甚至做最丑恶的事的人。他要是喜欢上了美术、书法，我坚决相信他不会老想一些乌七八糟的见不得人的事。”

中国人有责任把书法之美介绍给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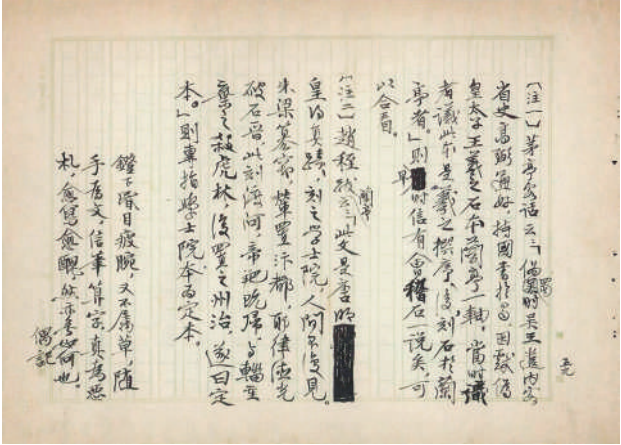
的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血脉、塑造着中华儿女的“精”“气”“神”。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问题的重要精神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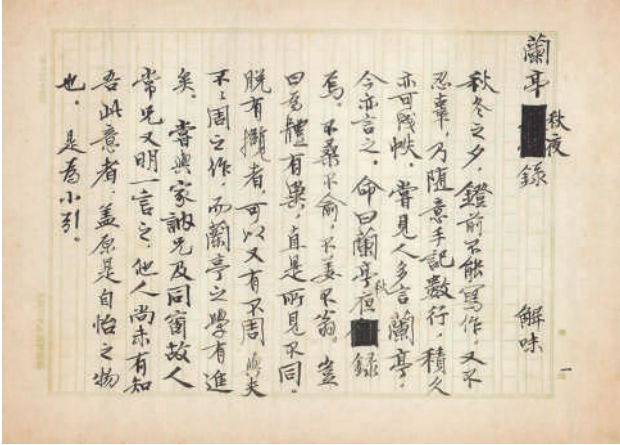
因此，除了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周先生认为“中国人有责任把书法这门艺术介绍给世界”。周老满怀期待地“预言”：“这个目标很远大，我这个人真是狂妄无比。但咱们头脑里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也许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能实现，甚至也许咱们都老了，也赶不上完全实现。但将来必然有那么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周先生早些年亦曾尝试过践行这个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应应邀到国内外大学讲学，包括曾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讲学。在美期间，他有一回应邀以英文演讲中国书法。虽然讲座很受欢迎，但他对演讲的效果表示怀疑：“我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临出门时，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听者，跟我说‘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意思是‘你的英语非常好’。这当然是夸奖我了，但是反过来我仔细一琢磨，我讲完了，他对于中国书法的感受有没有？这一个小时，他获得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只是说你讲的英语还不错，人家这是礼貌。”

周先生由此认识到，像这样一个关



周汝昌《兰亭秋夜录》手稿(局部)



审美精神的亮丽回归

——观王西京的舞蹈人物绘画



王西京，1946年生于陕西西安。现为中国画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画学会会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等院校教授，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人物大约受启发于舞蹈，更有反弹琵琶的动作极为动人。到了20世纪，素描速写成为绘画技法训练课程，尤其是人物速写成为许多画家成功之途。我个人记忆所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叶浅予先生堪称画舞蹈人物的魁首，这不仅因为他一生坚持画速写，手眼迅捷，更因为他的夫人是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此外，叶先生40年代受张大千影响，笔墨水平很高。他的舞蹈人物作品如今已成为经典，十分珍贵。王西京的舞蹈人物作品，是当代人

物画的一大收获，笔墨色彩很有特色，美感突出，令人感到画家在艺术美感方面的苦心追求。

首先，一系列的舞蹈作品体现了艺术的审美追求，使观众得到审美的愉悦，达到艺术审美本质精神的回归。我国古人强调“成教化，助人伦”，在我们学习文艺理论时，才知道艺术有教育、认识和审美功能，与古人似乎遥遥相映。所以多年来艺术创作更注重主题、思想内容，于是人物画的大题材大制作得到鼓励推广，注重意识内容而疏于形式美感的追求。小品写生如舞蹈题材也就难登全国大展之殿堂了。王西京的舞蹈人物系列作品能够在此际推出，突出审美目标的追求，很有些突破时风的意味。以我个人的观感，王西京的这批舞蹈人物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面目，继承和发展了以叶浅予为代表的现代舞蹈人物绘画的优秀传统。

其次，舞蹈艺术之美人人可见，也是值得关注的题材，但是把它当作专门的题材而且画好，却不容易。舞蹈之美在画家的眼里，是人体在不断的

运动中体现出的节奏，韵律在动与静、柔美与刚强这种辩证因素中达到的平衡与和谐。充分表现出人体运动之美、特别是舞者的意志、神态美，不仅是舞蹈家的追求，更是画家不易达到的高度。看王西京的画，感到他在描绘优美动态的同时，难得地抓住了舞者的意志神情之美。

再次，在艺术表现力方面，这批舞蹈作品不仅动态画得灵活，在笔墨技法方面也处理得很有特点。不同民族的舞蹈有不同的风格，动作不同，节奏不同，服饰不同，给予画家极为丰富的发挥余地。这就是王西京发挥宣纸与笔墨渲染变化无穷的地方，线与面结合，虚实相生，形由意动，相由心成，这就是中国画追求意向的写意精神与写实力相结合的成功体现。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生活在21世纪的画家们，面对的世界更为广大。王西京的舞蹈人物艺术选择了国内外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舞姿、服饰，充分展示了舞蹈艺术的美，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水墨艺术的技巧与魅力。(文/孙克)

从张岱学徐渭谈起



[明]徐渭 鱼蟹图 29cm×79cm 纸本墨笔 天津博物馆藏

徐渭不仅是书画家，更是旷绝一代的诗人和剧作家。他是明后期艺术情与理冲突中的一位狂放之士，自称“疏纵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见《徐文长三集·卷二六》)。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鸟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如人之哭。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见袁宏道《徐文长传》)堪称明后期文坛的一声响雷。清初张岱是他的隔代知音。“画谷金人常堕泪，昭陵石马自嘶风”就是在学习“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张岱极为推崇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他写道：“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袁宏道)喜文长诗而并学。”(见张岱《琅嬛诗集自序》)又在《跋徐青藤小品画》中说：“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由于仰慕，他继承了徐渭的文学思想和不苟于时风的反叛精神，写道：“今日举不及文长之文长，乃欲以笼络不必学文长而似文长之宗子(张岱，字宗子)，则宗子肯复受哉？”接着他转笔写自己，古人曰：“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见《张岱诗文集补编》)特别强调了“我”。他主张文学要写“真”我，叙“近”事。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出自《世说新语·品藻》，是桓温与殷浩的对话中的一句。桓温争强，直接问殷浩：“卿何如我？”殷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自己最了解自己，做好自己即可，不必与谁去攀比。做自己，这是彻底地继承徐文长的独立人格。

张岱素有“志在补天”的宏愿，他虽被列为性灵派的诗人，但又提出“以坚实为空灵”，强调“自出手眼”，

尊重“真我”，实现“真我”。祁彪佳为张岱所作《琅嬛文集序》有一段话厘清了张岱诗文的渊源并作了评价：“故越多才，其所最著者，宋有陆放翁，元有杨铁崖，明有徐青藤。(张岱)所定《琅嬛》一集，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咸渟；孔雀堕羽，只拾其翡翠金辉。淘汰簸扬，选择最核。以视前代，即放翁之《剑南》、《渭南》，铁崖之《乐府》、《史钺》，青藤之《櫻桃馆》、《网编》，何遂能过之也。”徐青藤的精神遗产对张岱的文学成就影响之大由此可知。而徐渭“离奇超脱”(见张岱《跋徐青藤小品画》、《琅嬛文集》卷五)的人格境界则直接影响着张岱“以坚实为空灵”的文学主张。

徐渭在绘画上创墨笔大写意花鸟一派，前无古人，却代代相继，从者蜂起。而能独得“真我”面目者寡矣。学徐渭而不是亦步亦趋，尽在寻得“真我”，寻找那个自己身上的真实的灵魂。这正是张岱给我们的启示。

“宁做我”，至言也。
附《咏青藤七绝四首》
一
九考未中堪砺晚，流光何误少年春。恣奇放浪形骸外，鬼斧神工见性真。
二
阳春白雪落江寒，自戕头颅抱恨冤。警枕不眠幽郁甚，发为心曲《四声猿》。
三
变古通宏奇崛意，纵横驰骋鬼神惊。青天妙手歌清曲，快雨颼风旷莽成。
四
古墨淋漓抄入诗，全从烂漫浸天姿。杂花藤竹蒿兰草，挥洒烟云起逸思。
癸卯腊月，师心居士主人于紫庐(作者为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 程大利)

